

铜山文史资料

第八期

381

政协铜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铜山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铜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八月

封面题字 董露谊

封面设计 李智明

铜山文史资料

铜山报社印刷厂承印

一九八八年七月

印卷 2000册

目 录

历史遗痕

- 大庄匪徒暴乱始末……………吴纪唐 朱超 岳崇举 (1)
徐州敌工经国反对敌斗 的回忆……………陆复起 (11)

财政经济

- 铜山县税捐稽征处而况……………刘新建 (14)
邳县铜解放区抗战时期税收概况……………刘新建 (20)
铜山县水灾救济委员会的始末……………陈仲言 (25)
铜山家具业话旧……………华甫 (28)
最早的塑料工业——胶木厂……………沈华甫 (36)

教科面面

- 铜山县科协发展史概略……………赵英敏 (39)
铜山吴氏兄弟小学……………赵耀煌 (52)
铜山丁丁腔的渊源与发展……………宋杰 (57)

文物古迹

- 铜山文物古迹简介……………本刊汇编 (68)
北洞山汉墓初探…………… (69)
访桓山古洞…………… (74)

楚王山	(77)
拔剑泉	(79)
吕梁洪览胜	(82)
铜山重点古迹介绍	(89)

今古人物

张淦清生平	麦 颖 (95)
国画大师李可染	沈华甫 (100)
一代名师韩席筹	袁宝玉 (109)
张竹坡与《金瓶梅》	一 兵 (85)
赵品成事略	赵耀煌 (109)
张勋复辟与徐州	高成富 (111)
目录学始祖刘向	沈华甫 (116)
孙凤鸣纪念碑建碑纪事	政协铜山县委员会 (120)

大庄匪徒暴乱始末

吴纪唐 朱超 岳崇举

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夜，大庄恶霸地主岳崇阳，纠集本村一伙地主、反动道会门头子以及混入我村干、民兵组织的兵痞、流氓，勾结外村匪特，一次残杀我村干部四人，家属一人，制造了当时铜山县（东北）最大的政治屠杀事件。此案虽在不长时间内被我侦破，匪徒除一人在逃外全部归案伏法。但由于牵涉面广，影响面大，以至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涉及，干部、群众至今仍念念不忘。我们都是当年区村工作主持者，历史事件虽已结束了，还有责任向人们说清事实真相，为后来一些关心地方史的人留下一份历史资料。特撰此文。

一、人民的喜悦

大庄，位于茅村区（现茅村乡）中心，地处徐州近郊，东临津铁路，西滨微山湖，背山带河，物产富庶。历史上除一九四九年八月运河县派孙恕之、王子良同志到此建过路西区，不久被国民党抢占外，解放前从未建过人民政权。多年来敌伪顽匪猖獗，地主恶霸横行，马尔登、耿继明等伪匪特，无不插足。官绅勾结，鱼肉乡民，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大庄村有土地四千五百九十亩。贫下中农一千三百九十七人，只有一千零九十三亩地，人均七分；地主二百六十九人，却

占有三千四百九十七亩，人均达十三亩，贫富悬殊十分明显，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广大人民群众久已渴望改变这种状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随着淮海战役的炮声，人民解放军开到了茅村，随之建立了茅村区政府。当时，徐州尚未解放，军民并肩与国民党隔河相峙，人民积极筹粮出伏、支援前线，表现出求解放的极大热情。徐州解放后，茅村区立即建立了乡政权，组织生产自救，开展反霸斗争，大庄人民从此扬眉吐气了。

一九四九年春末，大庄村开展了反霸斗争，首先斗争了恶霸地主岳崇阳、岳德举。当时岳崇阳二十四岁，当过三年区保长，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群众说他年纪不大，点子不少。解放时混入我徐州青年学校，企图找个避风港，但民愤难平。学校根据地方群众的检举揭发将其开除回家。群众对岳崇阳进行了斗争。胜利后建立了农民协会，选出岳朝平为会长，邱清山、岳邦正为副会长。岳崇阳为村长，左志勤为副村长。邱清山为民兵队长。王官庄各成了体系。村里工作开展活跃起来，革命生产形势大好。

二、狼子野心

正在群众的翻身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以岳崇阳为首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在策划一场政治暴乱阴谋。岳崇阳被斗后，态度极不老实，公安机关曾对其拘留教育，后由其族叔岳邦印出面保释，释放后于当年夏天跑到徐州与另一个地主分子、伪乡长岳邦乔以合伙开苇子行为掩护，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网罗本村的兵痞流氓岳焕、岳朝新、张明臣等，勾结铜北县柳新区三叉河村的匪特头子戚振田，匪游击队长

卢传胜、孟昭才，还有前川村的兵痞王兴芳，权家地主权六等，在徐州北关坝子街苇子行成立名为“中华民族和平反共救国军”的组织，岳崇阳为正指挥，孟昭才为副，岳崇周为书记，王兴芳掌军事。准备凭这个旗号投靠国特，再招兵买马与我为敌。组织建立后就兵分三路行动起来。一路由岳崇阳亲自出面联络各地匪首匪徒，以备配合行动。一路由反动道会门头子岳邦印、地主分子岳邦平联络本村的地主、富农以及被我村干部打击过的坏分子，争取他们参加活动。岳崇阳还亲自招集未挨过斗但对我们的政策心存疑惧的中小地主煽动说：“你不要鬼（怪）我，我就是你的样子，你们要想不挨斗，咱们组织起来斗这些穷小子。”企图拉人下水。一路由兵痞王流岳崇阳、邢明臣以威胁利诱手段分化瓦解救国基层组织，特别是民兵武装。岳崇阳对其近房三叔岳邦正（农会副会长）说：“邦正呵，咱是亲家爷们，一笔写不出两个岳字，斗了我你也不光彩。以前你经常拉煤炭到过枣庄，那里还乡团杀了多少村干部你是知道的。干这个副会长有什么下场你要考虑，你缺吃的我给你粮食，缺钱花我给你钱，你跟这些穷小子混什么？现在风声不好，共产党不会长，还是跟我干吧，等国民党回来咱都是有功之人，都有官做。”岳邦正抗不住他多次威胁利诱，俯首听命，成了匪徒的内线。民兵队长郑正和另一个副会长王河山还有部分民兵，顶不住威胁利诱，倒向了敌人。匪徒们经过一番紧张活动、策划，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磨刀霍霍，急待杀人了。

三、血溅青龙山

匪徒原定于九月二日夜发动暴乱，因我们县区武装频繁

剿匪，敌未得手，拖到九号夜才动手。一九四九年农历七月初的一天下午，张明臣受岳崇阳委托在郑庄南湖四座坟召开秘密会议，除岳崇阳外，经他发动的十几个人都参加了。张明臣作了动员，他叫嚷说：“岳崇阳的人马拉起来啦，等国军回来咱们都有好处，现在先立功，要准备杀干部，我们要里应外合。谁要坏了事，我们杀他全家。”当场分工：由岳邦荣等二人负责监视农会长岳朝平；郑玉山、邱清山等四人监视副村长左志勤。要和他睡在一起，负责开门，迎进匪徒。事成后每人给一百小麦（二百斤），另外还有袜子鞋钱。决定九月二日（农历七月初七）行动。那天晚上，在家的匪徒岳崇云、张明臣等十余人，按约定地点到大庄西头迎候岳崇阳，在大庄桥下蹲了一夜，不见来人，天亮散去。次日派岳崇云到徐州找岳崇阳联系。原来岳崇阳前一天去湖西搬兵，正逢铜北县大队剿匪，控制严密，匪徒们不敢妄动。戚振田说：“你们自己干。”改定九月六日再干。

九月六日晚，岳崇阳带几个人来到大庄不牢河边，郑玉山、邱清山前去接头。正在策划行动时，村中忽然响了三枪，匪徒们乱作一团。郑玉山误认为民兵放枪，便跑出苇棵到村里查问，原来是我区中队去湖里巡逻，路经大庄找民兵不见而鸣枪示警的。区队要郑玉山带路去微山湖，郑推说有事，另派岳邦荣带路离开大庄。郑回苇棵向岳崇阳报告，岳崇阳说：“如果我们响了枪会把区队引回来，我们很难走得开，今晚不能干，行动时间改日再定。”岳崇阳又窜回徐州去了。

九月八日，张明臣派情报员岳喜元到徐州找岳崇阳联系，地主岳邦科也为此事早到，他们问岳崇阳：“你牛吹出

去啦，事到底还办不办？现在庄上有不少人知道啦，要弄到岳朝平那几个人耳眼去，就漏锅了。”岳崇阳当即决定“今晚行动”。当天傍晚，三人一同返回郑庄张明臣家，晚饭后岳德俊用船送岳崇阳过河，郑玉山来接头，他们就地部署了行动计划。

几天前，郑玉山就以保护农会长为名，派人盯住岳朝平，向岳朝平说：“这几天微山湖很乱，我再派岳邦荣保护你。”朝平同意了。九月九日凌晨，郑玉山带几个倒水民兵，乘民兵换岗之际，把枪支全部收去交给岳崇阳，当即捕住民兵班长（兼）左志勤。随即带领岳崇阳等十几名匪徒直扑岳朝平家门，郑玉山谎叫说：“朝平，快起，左志勤跟岳崇银打架，我拉不开，你去处理去。”朝平说：“他俩平时不错，不会打架，明天再说吧。”这时，以保护为名跟岳朝平住在一起的民兵岳邦荣，马上开门放进了匪徒。朝平正穿衣服，郑玉山抢上将岳朝平放在床前的枪拿到手，岳崇焕抱住岳朝平，岳邦荣上来绑上交邱清山等看押。尔后，十一名匪徒又去抓村长岳荣谦，派孙京德越墙进院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骗起岳荣谦将其绑缚。与此同时，另一匪徒岳朝新又去抓农会组长岳朝贵，把岳朝贵叫起来没让穿衣服就抓走了。匪徒们将四位同志押到小山西边，派出两路哨兵，一路由邱清山带领在村东，防区里来人；一路在村西，防留武民兵来援。这时，以岳崇阳为首的匪徒们，枪口向着岳朝平等说：“你们明白吗？”干部们回答说：“别那么张牙舞爪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死了有共产党给报仇，不会饶你们的。”接着高呼：“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匪徒们呼呼几枪，岳朝平、岳崇谦、岳朝贵、左

志勤等四位同志倒在了血泊里。匪徒们还怕有不死的，岳朝新又用日本刀向岳朝贵胸部猛刺一刀，直到天明收尸时刀口还向外冒着血沫。

匪徒们残害了四位干部后，布置邱清山、岳崇银、岳崇荣长期潜伏，叫岳朝满到区报告，即窜回郑庄张明臣家中。张明臣老婆张蔺氏已做好菜饭等着他们。刚要吃饭时，张蔺氏忽然问岳崇阳：“你们杀了几个？”岳崇阳说：“杀了四个。”并一一说了姓名。张蔺氏说：“你们留下岳朝平的妻子，等明天她去报告看你们往哪里跑？”一句话提醒了匪徒们，他们复又派岳崇焕返回岳朝平家，见邵贵兰正趴在桌上哭泣，岳崇焕以叫邵贵兰买烟为名，推出大门外枪杀了。

到今年（1988）九月九日，大庄匪徒暴乱已经过去三十八个年头了。人们不会忘记在那个事件中英勇不屈的烈士们，更不会忘记他们在大庄带头开创革命事业的情景。五位烈士中，岳朝平三十二岁，解放前当过十余年雇工还是一贫如洗，光棍一条，解放后才与贫家女邵贵兰结成伴侣（邵贵兰二十六岁）成了家，艰苦的经历养成一身硬骨气，威胁不折腰，利诱不动心，任凭地主、匪徒们对他软硬兼施，他自岿然屹立，敌人对他极端仇恨。岳崇谦四十六岁，岳朝贵六十二岁，都是老实巴结的贫苦农民，十分热心为穷人办事，很受群众信任，必然为敌人所嫉恨。左志勤牺牲时才十八岁，出身贫家，当民兵前除了劳动什么事都未干过，心地纯洁得象一张白纸，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威逼利诱都不屑一顾，一个心眼干革命。五位同志只左志勤是候补党员，其余四人虽也有人很出过入党要求，由于时间未来得及，尚未解决入党问题。但按当时的实际表现，作个共产党员却是当之无愧的。五人

中，除左志勤遗有孤女，现在三堡陶瓷厂工作，其他四人均无子女家人。然而，他们的铮铮铁骨，凛凛正气，将会永远留在人民心中的。

四、法网恢恢

暴乱发生时，吴纪唐、鹿世修同志正在权家住点。朱超同志在区里闻枪声即连夜率西茅村民与部分干部奔赴大庄，在前川村东头遇岳朝满来区报告。时暴乱刚过，敌已遁去，杀人的现场上惨象累累，恐怖的村民中悲声阵阵。当即协同村干部收拾现场，敛埋烈士遗体，稳住秩序，安定人心。吴纪唐同志赶回区里即召开区委会议，听了朱超同志的汇报，分析了敌情我情。共同认识到阶级敌人这次明火执杖，暴乱杀人，目标毕露，必定会分头隐匿，待机而动。群众劫后余悸未定，暂难发动。我们应稍放长线，内紧外松，工作活动正常化，主要精力放在破案上，以解除群众的恐怖思想，变被动为主动。当天下午吴纪唐同志到县委作了专案汇报，王新书记亲自主持了专案会议听取汇报，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区委抓紧破案，要稳抓稳打，不要打草惊蛇。指出：“大庄事件，绝非孤立，联系铜北县，湖域各地都有关系，县里与有关各方作好联络，区委集中精力做群众工作，抓紧破案。”区委在事发后一个星期开了一次全区性的追悼大会，悼亡安众，向群众宣布了暴乱必平，凶杀必究的决心。继续派鹿世修同志带工作组在大庄住下来，通过三秋工作发动群众。

大庄事件已牵系全区，如不迅速侦破，全面工作都难推动。这时敌人内部也在分化，十月上旬的一天夜间，大庄地

岳德森专请鹿世修同志到他家说：“有要事汇报”。鹿世修同志带区青年干事黄玉立，茅村乡长唐永清、副乡长聂从仁等同志走进岳德森家，岳德森关上大门跪倒给鹿世修同志磕头说：“我们的日子没法过了，岳崇阳前天夜里从徐州来，向我索钱三百万元，一星期送不到要杀我全家，我所有家私不值这些钱。”并向鹿世修同志汇报了一些匪徒活动线索，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原掌握的匪徒活动情报。我们已经知道了岳崇阳等一些主要匪徒常在北闸口一带，岳邦乔等子行活动，但临时派不进引线人，而当时徐州北关流民乱窜，白昼行劫，公安机关也难掌握，极需我们配合。区里同志都不认识岳崇阳，认识的人如鹿世修同志又不宜露面。大庄暂没人敢干，有可靠的人也怕暴露了自己打草惊蛇，不敢擅动。在一次乡干会上，檀山乡文书吴凤仪同志说认得岳崇阳，吴纪唐同志问：“岳崇阳认得不认得你？”他肯定岳崇阳不认得他，自愿引线去捕岳崇阳。区委会讨论通过了派引线助捕，岳崇阳的方案，并决定吴纪唐同志亲赴徐州去安排。

十月廿五日，吴纪唐、吴凤仪两同志由朱超同志批条（要保密）支了公款二百万元活动费，到了徐州市公安局，市局介绍他们到二科（住彭城路中段）与杜科长商定，把吴凤仪安排在庆云桥南头靠近一分局的地方卖花生作掩护，坐待敌人出洞，预期一月时间；不见不散。二科派人把他们俩人送到一分局，局长董毓英同志当即找来侦察股长赵洪义同志作了布置。吴凤仪本是农民，用不着化妆，只配备口袋，篮子，一杆秤就装备好了。从这天下午起，就张开大网专待“飞雀”了。

吴纪唐同志回区后的第四天早上，朱超同志接县府电话

说：“岳崇阳已被捕获，正搜捕余匪，要区里马上去人到市局研究下一步行动。”朱超、鹿世修两同志当日到了一分局，知道昨天晚上先捕了岳崇阳，经过审讯供出岳崇焕，岳崇焕一下子交出了十余个名单，当晚共捕到五人，现正顺藤摸瓜。案情大白了。吴凤仪同志第二天胜利归来，讲述了捕岳经过。他说：“我在一分局北旁铺下花生摊，两眼盯住过往行人，本来打算今年要在这里过冬天了，因为区委交待不抓住岳崇阳不撤兵呀！谁想那天下午一眼看见岳崇阳穿着大褂，戴着头，掖下夹一卷白布从庆云桥上匆匆南下。我急奔分局值班室报告，值班室立即出来两个穿便服的同志，迎上岳崇阳，一人拎上一支胳膊象请客一样把岳崇阳抓进了一分局，过了一阵子他们出来告诉我，‘罪犯抓准了，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你在这后院休息两天即可回去。’”

在徐州捕获的罪犯，经初步审讯后不久都移交铜山县公安局审理。又扩大了一些线索，先后计逮捕：岳崇阳、岳帮乔、岳崇焕、张明臣、岳朝新、岳崇云、岳帮印、岳德启、岳朝芝、温远怀、邱清山、岳崇全、岳帮正、岳喜元、岳崇银、岳帮科、岳德森、岳德玉、岳崇周、王兴芳、权六、岳帮顺等二十二人，同案犯戚振田、芦传肚、孟昭才都由铜北县逮捕归案。大庄一案当时只郑玉山杀人后逃去河南老家，匪徒全部落网。

匪徒归案，为当地人民拔除了一块毒疣，大庄人敢出来说话了，全区民气大振，当年冬天，反霸斗争开展的轰轰烈烈，生产自救也很有起色。

五〇年夏天，县政府在郑庄村西头开了公判大会，孙耀南县长到会宣判，就地处决了岳崇阳、岳帮乔、岳崇焕、张

明臣、岳朝新、岳崇云等六名为首的匪徒，后又在贾汪处决岳德启，在渤海处决了岳帮印，前后处决了匪徒八人。温远怀、岳帮科、岳德森、岳帮领等四人教育释放。

逃犯郑玉山逃到河南他的老家，在当地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负伤复员回老家务农，现事过境迁，将功赎罪，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后记：因未查到档案原卷，据我们三人的回忆和大庄部分知情群众凑集的材料整理的，难免错漏，希识者指正。董毓英（已故）、赵汉义同志提供了有关情况，并记于此。

——笔者

徐州敌工组侧翼对敌斗争的回忆

陆复起

1942年我徐州敌工组（当时属徐海区，后属新四军三师皖海联络部）接到宿北县委孔宪质、敌工部长张九峰二同志密示：“徐旭、朱荣昌被捕，在徐州宪兵队刑讯，策救。”后经研究决定：1、撤离四道街同志粮行联络点、改风化街1⁰号杨华俊同志家。2、联系水本光重（朝鲜劳动党员），侦察徐、朱刑讯情况。3、联系日特石凤鸣（我外围人员），了解日特动向。4、联系同志粮行经理王三爷（外围人员），使其防备并联系他的干儿子张姓青年（利用关系），了解日谍报署的情况（张在一个日王爷家当佣人）。开始消息封锁甚严，后来，朱荣昌以“舍卒保车”交出宿北县窑湾我地下党党员名单，释放出当了特务后，我们才得到情况，知道徐旭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无论敌人用何种法西斯刑具，都没有暴露。结果死于大同街日寇宪兵队监狱里。徐州敌工组探知，日谍报机关根据朱荣昌暴露的地下党名单，派一名便衣特务去窑湾侦察。根据这一情况，立即派人将密函放在一部箱式照像机内，送到我窑湾敌工组长臧岳年同志处。臧岳年在徐州日特到达窑湾后，立即派人秘密用石灰袋将日特牵头杀死。日情报机关发觉便衣日特久去不归，又通知宿迁县特机关派人继续侦察。敌工组和炮车陆寿鹤先生联系，去人到宿迁伪警察局，安清帮头头张存孝探听情况，得知宿迁日特派的便衣

特务叫“孙九勾子”的去窑湾侦察。孙不敢去窑湾，而去顾第五战区游击第九纵队别动队姜彦卿处联系侦察，熟悉窑湾东门口哨兵楼下我地下党钱二支部（以赵、钱、孙、李为番号），该支部有八名党员，集中居住在时营东村。徐州敌工组根据时寿鹤的报告，立即通知我地下情报员陆伯盈。陆伯盈和支部书记研究决定，组织人员，以保护窑湾东门哨楼为名，夜间值班放哨，一旦发现情况立即通知地下党员逃避。以上是1942年秋天的事情。

1942年旧历腊月的一天夜里，北风凛烈，寒鸡声声啼鸣的时候，我情报员“伪保长”陆伯盈领班，刚从更屋出来，发现四周闪烁着手电光，预感到敌人来了，马上让值班打更人陆连起（土匪陆志章儿子，后认还乡团顾乡长吴延干干爷）通知陆耀起注意逃避。这次是徐州日情报机关纠集徐州、宿迁两处日本宪兵五十多人，由于我情报员陆伯盈预先防避，避免了敌人“一网打尽”，除党员陆伯永、乡长黄冠群妄图改名混过去，和党员田玉昆、沈士恒行动迟缓，其余五名党员安全脱险。如党员陆棉章因为指挥人员逃避，未来及出村，而藏在高粱秸垛内，日宪兵用枪刺，搜查时，幸高粱秸垛内垛有一小棵麦草，陆棉章爬在麦草上没有被刺伤。就在日兵准备离开高粱秸搜查时，“保长”陆伯盈跟日翻译赶到，谎指北边小路“那边开路开路的”。敌兵信以为真，匆忙向北搜捕。陆棉章安全脱险。敌人没有将地下党员（八名）全部搜捕，为了回去交差，仅将老百姓带走了二十多人，准备经宿迁转送徐州，后经时寿鹤去宿迁保释一部分人回来。这次押送往徐州宪兵队刑讯的有：党员陆伯永、田玉昆，沈士恒，乡长黄冠群，群众王宗起、陆凤起、田玉发、陆敬